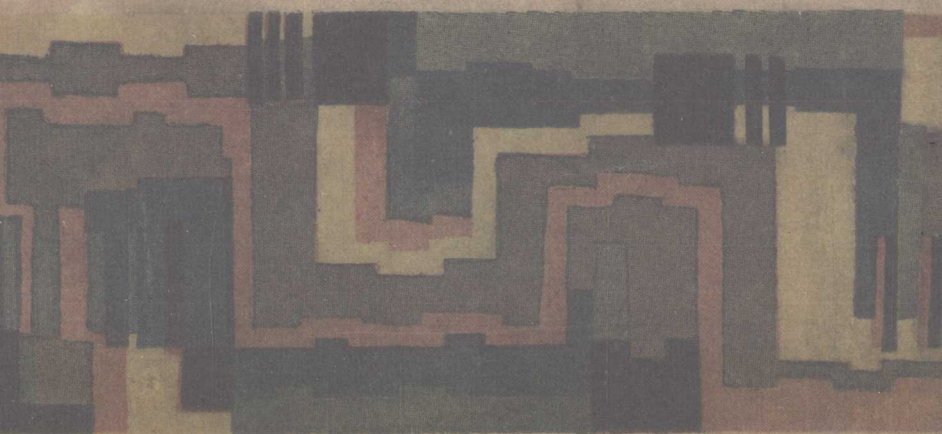




著 英時穆

墓 公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版 局書代現

現代創作叢刊

公墓

穆時英 著

現代書局

版

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墓 / 穆时英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

ISBN 7-5306-4188-3

I. 公… II. 穆…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36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3 字数 87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6.00 元

No. 0355

公墓

實價七角

著者 穆時英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福州 洛陽 鄭州
北平 廈門 開封 成都
廣州 香港 重慶 雲南
漢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6, 15, 初版

1—2000冊

自序

有人說南北極是我的初期作品，而這集子裏的八個短篇是較後期的，這句話，如果不會看到我寫作的日期，祇以發表的先後爲標準，那麼，從內容和技巧判斷起來都是不錯的。可是，事實上，兩種完全不同的小說卻是同時寫的——同時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情緒，寫完全不同的文章，是被別人視爲不可解的事，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也成了許多人非難我的原因。這矛盾的來源，正如杜衡所說，是由於我的二重人格。我是比較爽直坦白的人，我沒有一句不可對大衆說的話，我不願像現在許多人那麼

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護色裝飾起來，過着虛偽的日子，喊着虛偽的口號，一方面卻利用着羣衆心理，政治策略，自我宣傳那類東西來維持過去的地位，或是擡高自己的身價。我以爲這是卑鄙醜惡的事，我不願意做。說我落伍，說我騎牆，說我紅蘿蔔剝了皮，說我什麼可以，至少我可以站在世界的頂上，大聲地喊：『我是忠實於自己，也忠實於人家的人！』忠實是隨便什麼社會都需要的！我還可以當着那些罵我的人說：『也許我是犯過罪的，可是我是勇敢地坦白地承擔着——問題是誰是能拿起石頭來扔我的人呢？』夠了，我躺到牀上去仔細地想一想吧。』

夠了，我用不到多解釋，應該解釋的祇是這集子裏的八篇小說。我覺得世界上頂希奇的事是有人會把你的小說解釋得和自己的意思完全不同，而我就是時常碰到那種奇蹟的人。記得有一位批評家說我這裏的幾個短篇全是與生活，與活生生的社會隔絕的東西，世界不是這麼的，世界是充滿了工農大衆，重利盤剝，天明，奮鬥……之

類的。可是，我卻就是在我的小說裏的社會中生活着的人，裏邊差不多全部是我親眼目觀的事。也許是我在夢裏過着這種生活，因為我們的批評家說這是偶然，這是與社會隔離的，這是我的潛意識。是夢也好，是偶然也好，是潛意識也好，總之，我不願意自己的作品受誤解，受曲解，受政治策略的排斥，所以一點短解釋也許是必需的。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和『公墓』是比較早的東西。前者祇想寫一種被當作消遣品的悲哀，和一種憂鬱的氣分。後者則是寫的帶着早春的蜜味的一段羅曼史。『上海的孤步舞』是作長篇『中國一九三一』時的一個斷片，祇是一種技巧上的試驗和鍛鍊，在現代發表時，寫在後面的一些聲明叫編者給截去了，也許是爲了雜誌的尊嚴，可是我還得在這兒提一句，這祇是『中國一九三一』的技巧的試驗。

其餘五篇：『夜』、『蓮花落』、『夜總會裏的五個人』、『黑牡丹』、『Craven "A"』是在一個稍微相同的企圖下寫的。當時的目的祇是想表現一些從生活上跌下來的，

一些沒落的 *bourgeois*。在我們的社會裏，有被生活壓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擠出來的人，可是那些人並不一定，或是說，並不必然地要顯出反抗，悲憤，仇恨之類的臉來；他們可以在悲哀的臉上戴了快樂的面具的。每一個人，除非他是毫無感覺的人，在心的深底裏都蘊藏着一種寂寞感，一種沒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個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絕了的。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到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嘗得多，感覺越是靈敏的人，那種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鑽到骨髓裏。『夜總會裏的五個人，』破產了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際花黃黛茜，懷疑主義者季潔；大學生鄭萍，失了業的市府秘書繆宗旦，『蓮花落』裏的那個流浪漢，『夜』裏的『水和舞女』，『黑牡丹』裏的『我』和『黑牡丹』，『Craven "A"』裏的那個荒唐的姑娘，都是那樣的人，而我所要寫出來的，也就是這些。

我想在這裏致謝於蟄存和家璧，一致地把輕視和侮辱當作唯一的方法來鼓勵

我的兩個人；杜衡或是蘇汶，綑着正經臉用理論家的態度來監督我的；高明和靈風，時常和我討論到方法問題，給了我許多暗示的。

末了，我把這本書敬獻給遠在海外嘻嘻地笑着的 *Pierrot*，望舒。

二二八，三三年，時英。

目次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	一
蓮花落	五一
夜總會裏的五個人	六一
Craven "A"	一〇七
公墓	一三九
夜	一七七
上海的狐步舞	一四四
黑牡丹	一五五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

「那天回到宿舍，對你這張會說話的嘴，忘了飢餓地驚異了半天。我望着藍天，如果是在戀人面前，你該是多麼會說話的啊——這麼想着。過着這尼庵似的生活，可真寂寞呢。」

再這麼下去，連靈魂也要變化石啦……可是，來看我一次吧！

蓉子。」

克萊拉寶似的字在桃紅色的紙上嬉嬉地跳着迴旋舞，把我圍着——『糟糕哪』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一

我害怕起來啦。

第一次瞧見她，我就覺得：『可真是危險的動物哪！』她有着一個蛇的身子，貓的腦袋，溫柔和危險的混合物。穿着紅綢的長旗袍兒，站在輕風上似的，飄蕩着袍角。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雙跳舞的脚，踐在海棠那麼可愛的紅緞的高跟兒鞋上。把腰支當作花瓶的瓶頸，從這上面便開着一枝燦爛的牡丹花……一張會說謊的嘴，一雙會騙人的眼——貴品哪！

曾經受過虧的我，很明白自己直爽的性格是不足對付姑娘們會說謊的嘴的。和她才會面了三次，總是懷着『留神哪』的心情，聽着她麗麗拉拉地從嘴裏洋溢着蘇州味的話，一面就這麼想着。這張天真的嘴也是會說謊的嗎？也許會的——就在自己和她中間趕忙用意志造了一道高牆。第一次她就毫無遮攔地向我襲擊着。到了現在，這位危險的動物竟和我混得像十多年的朋友似的。『這回我可不會再上當了吧？』

是我去追求人家，是人家來捕捉我的呢！』每一次回到房裏總躺在牀上，這麼地解剖着。

再去看她一次可危險了！在戀愛上我本來是低能兒。就不假思索地，開頭便——『工作忙得很哪』的寫回信給她。其實我正空得想去洗澡。從學堂裏回來，梳着頭髮，猛的在桌子上發現了一隻青色的信封，剪開來時，是——

『爲什麼不把來看我這件事也放到工作表裏面去呢！來看我一次吧！在校門口等着。』真沒法兒哪，這麼固執而孩子氣得可愛的話。穿上了外套，抽着強烈的吉士牌，走到校門口，她已經在那兒了。這時候兒倒是很適宜於散步的悠長的煤屑路，長着麥穗的田野，幾座荒涼的墳，埋在麥裏的遠處的鄉村，天空中橫飛着一陣烏鴉……

『你真愛抽煙。』

『孤獨的男子是把煙捲兒當戀人的。牠時常來拜訪我，在我寂寥的時候，在車上，

在牀上，在默想着的時候，在疲倦中的時候……甚至在澡堂裏牠也會來的。也許有人說牠不懂禮貌，可是我們是老朋友……』

『天天給啤酒似的男子們包圍着，碰到你這新鮮的人倒是刺激胃口的。』
糟糕，她把我當作辛辣的刺激物呢。

『那麼你的胃也不是康健的。』

『那都是男子們害我的。他們的膽怯，他們的愚昧，他們那種老鼠似的眼光，他們那裝做悲哀的臉……都能引起我的消化不良症的。』

『這祇能怪姑娘們太喜歡吃小食。你們把雀巢牌朱古力糖，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花生米等混在一起吞下去，自然得患消化不良症哩。給你們排泄出來的朱古力糖，Sunkist……能不裝做悲哀的臉嗎？』

『所以我想吃些刺激品啊！』

『刺激品對於消化不良症是不適宜的。』

『可是，管牠呢！』

『給你排泄出來的人很多吧？』

『我正患着便秘，想把他們排泄出來，他們卻不肯出來，真是爲難的事哪。他們都把心放在我前面，擺着挨打的小丑的臉……我祇把他們當傻子罷哩。』

『危險哪，我不會也給她當朱古力糖似的吞下，再排泄出來嗎？可是，她倒也和我一樣爽直！我看着她那張紅菱似的嘴——這張嘴也會說謊話嗎？』這麼地懷疑着。她蹲下去，在道兒旁摘了朵紫色的野花，給我簪在衣襟上：『知道嗎，這花的名兒？』

『告訴我。』

『這叫 Forget-me-not』就明媚地笑着。

天哪，我又擔心着。已經在她嘴裏了，被當做朱古力糖似的含着！我連忙讓女性嫌

惡病的病菌，在血脈裏加速度地生殖着。不敢去看她那微微地偏着的腦袋，向前走，到一片草地上坐下了。草地上有一片傾斜的土坡，上面有一株柳樹，躺在柳條下，看着蓋在身上的細影。蓉子坐在那兒玩着草莢子。

『女性嫌惡症患者啊，你是！』

從吉士牌的煙霧中，我看見她那驕傲的鼻子，嘲笑我的眼，失望的嘴。

『告訴我，你的病菌是那裏來的。』

『一位會說謊的姑娘送給我的禮物。』

『那麼你就在雜誌上散布着你的病菌不是？真是討厭的人啊！』

『我的病菌是姑娘們消化不良症的一味單方。』

『你真是不會叫姑娘們討厭的人呢！』

『我念首詩你聽吧——』我是把 Louise Gilmore 的卽席小詩念着：

『假如我是一隻孔雀，

我要用一千隻眼

看着你。

假如我是一條蜈蚣，

我要用一百隻脚

追踪你。

假如我是一個章魚，

我要用八支手臂

擁抱你。